

多事之秋

周文公姬旦現在很鬱悶，自他改了周王姬誦小子的服裝以後，他所遭遇到親族間的無言抵抗更多，他鬱鬱寡歡到曲阜去找長子周公伯禽，周公伯禽簡直是個逆子，居然也不肯穿他所制定的服裝規制，依舊穿著農民們簡單的單衣窄袖，繼續自耕自種，完全不理會他這個父親的苦心！

周文公姬旦越老，性情越像他的父親周文王姬昌，可惜他毫無威儀，更不似周文王姬昌貌美高大，周文公姬旦七十八歲了，又瘦小又黧黑的他，穿上右衽長衣大廣袖朝歌女人的禮服，內裡還穿著玄狐皮袍，活像隻錦繡堆裡的老鼠，還有他發明的段，比任何一個人的髮髻都要高、要大，沒事他還要戴冠，高高的玉琮，這讓他遠遠看起來像似有兩個頭顱相疊！

魯地曲阜的周公伯禽也有五十多歲了，他自與兒孫們住在一起。周公伯禽一生勤勞，他可不喜歡他的父親周文公姬旦的舉措，他的母親燕京戎女勒在他幼小時不時教導他，人要勤勉勞作，要有益於民生，男人絕不能好逸惡勞……。可是他見他的父親一生，手不能提，肩不能挑，只會咳吐，規矩忒多。

周文公姬旦聽說孟門裡的武庚祿父也和伯禽一樣穿著，他記恨在心，周公伯禽是他的長子，武庚祿父可不是，他是紂王的獨生子，原來就是武庚祿父帶頭的關係，這裡的人都不肯依他的規矩了，武庚祿父簡直就是叛徒！

中土殷地朝歌被周文公姬旦給分割了，以千家為一邑，他每每賜一邑給兄弟們當采邑，也就是說，只要是姬姓之家就能管領千戶，取千戶居民的糧食自養，有能力的殷家商人都走了，剩下的民戶真的不多，還有些是歷代來附的他族部民，他們可不是殷家商人，雖然也都老實樸素，可是各家族的習性完全不同。

周文公姬旦又聽說管叔到處串聯，對兄弟們說他將不利於邦……。這簡直反了！管叔是姬鮮之子，論起輩份要叫他一聲叔叔，可是姬鮮的兒子們現在住在以前的玉門，他們都是孤竹女所生，孤竹三女教子無方，更可惡的是蔡叔姬度，他住在以前的右學，居然也時常和管叔家來往，流言如沸，漸漸的傳播開來，連同住在以前朝歌左學的霍叔姬處，都攪和在一起，孰可忍、孰不可忍？

庚子春，周文公姬旦在曲阜，他老了，也想來和長子一家同住，程邑離此太遠了，他的眼目不能及於諸兄弟之邑，他差人將程邑的家私都搬來曲阜，自丙午年姬旦二十五歲經營程邑至今，已經五十八載過去了，周文王姬昌的物件都他保存著，《程典》、「大匡」，還有一應紀錄過去大事的布帛都在他手上，連同自己的物件也不少，還有《金滕之匱》都陸續搬來魯曲阜也花了好一番功夫。

回祿送了他不少摘星樓上的寶石玉石，回祿知道他喜歡玉石特別挑大的送給他，回祿之子祝庸能獲禮官大位也肇因於此。

住在離宮的呂汲很安靜，他雖有封號齊國，可是營丘采邑徒有其名毫無所有，離宮附近還有右學、左學和孟門，他的祖父周尚父呂尚早就交代過他，一定要離周文公姬旦遠遠的，讓他

鞭長莫及。

呂汲自請離開中土，他請求舉家遷出中土向東北方營丘而去，去替周文公姬旦監看封于朝鮮的箕子，也監看東伯侯的領地，那是紂王的丈人一族，呂汲會時時派大夫們回來匯報箕子一家的作為，務必要他將上代之事交代清楚，箕子正在替周武王編寫《洪範》，周武王薨了，這篇《洪範》當然歸周文公姬旦的了。

周文公姬旦在魯，自程邑搬來的物件太多，連同孫子們的家族都來了，雖然說人多了是好事，但是曲阜的房子太小，無法容納周文公姬旦的眾多子孫們，一時間也找不到會建築房屋的工匠，只好牛糞牆加草頂將就著住吧。

就這樣，周文公姬旦的孫子們開始築屋定居，可是建築屋室這樣麻煩，他們仗著人多，霸佔吞鄰居的房屋土地樣樣都來，他們見曲阜北邊奄里的徐人少，又有南邊嬴姓人家也少，不時聚眾跑去驅趕鄰人，霸佔現成的房屋居住，這惹來徐人和嬴人不滿，向周公伯禽抗議，周公伯禽疲於奔命，不時要去解紛爭，可是這些後生晚輩根本不理會他，爺爺周文公姬旦都沒說話，周公伯禽說什麼呢？

魯地曲阜紛爭不已，真的變成曲阜了，馬路變巷弄小小九彎十八拐，連屋帶簷加蓋又不得章法，舊民居的伸手簷都被夾壁包覆再往外望延伸搭建出去，大門竹籬紛紛架起，雞犬相聞，擾擾嚷嚷，伯禽即位周公之後就有管、蔡反，淮夷、徐戎並與反。

庚子秋，大事底定，周文公的子孫們大舉入住魯曲阜，呂汲也將姜氏一族搬離中土，直向東伯侯領地而去，周文公姬旦決定舉行郊祭，這是他一生的大事業，終於由他來詔告天地了，

周王姬誦小子遠在沐邑，他見不到這一切，也無置喙的餘地，他只是個小子！

祭天那日原本風和日麗，誰知周文公出郊才五十里，天乃雨反風。周文公的車駕無法前進了，他原本想去中土的南門祭壇祭天，現在又是風又是雨，道路阻且長，秋風蕭瑟，他無法繼續前進，只好於此地舉行郊祭了。

周文公以玉幣謝天，他高舉回祿送給他的玉幣，大大的圓形白玉，學著已經歿了的尚父呂尚模樣，煞有其事的迎天祝頌祝禱：

屢建宅中宇，司繩御四方，裁化遍寒燠，不政洲炎涼，
景麗條可結，霜明冰可折，凱風扇朱辰，白雲流素節，
分至乘結晷，啟閉集恆度，地運緝萬有，皇靈澄國步。

周文公姬旦很想將周王姬誦那個小子推翻在地，由他來稱王稱帝，可是周人宗族都無人肯信服他，他只能如此委委屈屈，似明似暗的暗示，似真似假的祝禱，到底要到何時，才是他周文公的天下呢？

這要到很久很久以後，魯曲阜的後人看了周文公姬旦的《金滕之匱》，那被蛀蟲咬殘了的竹條、布帛圖文以後，他刪、削被蛀鼠咬的檔案，自稱「去其重，取可施於禮義，」開啟了周族羌人在中土的大混亂，各家爭鳴不已。